

## 雨后的森林

吴湘

雨水刚过，我们便去往康禾温泉国家森林公园。

我原以为这个时候，看到的会是一场惨淡、腐朽，至少是有些枯败的风光。但被雨水冲刷过的森林，在阴暗的天色下泛着光，泛着新。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天空、路、树、草、泥土、石头以及那掉下的枫香树果子，它们像刚洗完澡一样神清气爽。

林子自然水分更充足，我挨近其中一棵树，身子碰了碰它，便觉得身上也有了它的颜色。我便把自己当作它的同伴，也成为这林子的一棵树，喜悦地嗅起这木香。与平常所闻潮湿里的霉味不一样，这湿润的空气里有微妙的香甜。

带着这份香甜，继续往林深处去。一路都有不认识的植物，我走走停停，沉迷于与它们相识。显然，在康禾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我不认识的植物远比我认识的要多得多，仅记录到的野生维管植物就有196科721属1352种。我总是记不得那些树的名字，也不记得那些草的名，若是开花，倒还能记起一些来。我总说我爱树，但从这一点看，也许我更偏爱花。也无所谓，树和草都比人要通透得多，它们并不在意在我心头有怎样的排名。当然，在森林里，树占绝对优势。一排排杉木，随手用手机去拍都是大片既视感。杉木的名字我是记得的，因为其实我唤的是“沙木”，这两个名字都是它的，好记又好念，加之这树在我们这边确实常见，便深深印在脑海里了。可杉木果子跟松树果子，我小时候是分不清的。那时，爷爷教了我一个方法：比较长的、闻

着有点香味的，是杉木果子；比较圆的、没有味道的就是松树果子。但我从小鼻子不好使，愣是没有闻出两者味道有什么区别。爷爷只好无奈地说：“杉树底下是杉果，松树底下是松果，看树认果吧。”

记着他这句话，循着他这个理，在康禾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我便错过了一种果子。却说回到入林的路口，我捡了好几颗黑褐色的果子。果子既像个小煤球，又像只打开了刺的小刺猬，我越看越喜欢，对它生出怜爱来。因是在一棵野鸦椿之下捡到的，起初，孤陋寡闻的我把它当成了野鸦椿之果。但我对野鸦椿这个名字很是好奇，连带对它的树也好奇。出于这份好奇，我后来去搜索了关于它的信息，然后发现不对劲：果实不对版。于是再认真搜了果子，哦，是枫香树的果子。这才想起来，当时野鸦椿的旁边是有枫香树的，而我当时只顾看野鸦椿，忽略了它。生活中，我们常常如此，轻易相信眼前的事物，未曾想过深究一点，而误会便因此而生。我想，带着这几颗果子，容易冲动的我是不是多少也能严谨一点呢？

但果子在我家也没放两天，孩子当玩具玩，很快就把它们玩丢了。我寻思着，还是应该带着孩子走一趟，亲自见识一下。不仅仅是见识这果子，还得听听那虫鸣鸟叫，看看那溪流瀑布，摸一摸石头，擦一擦草儿。当孩子们问起花草的名字，我会尽我所知，从花草的小名到花草的故事，一一讲解。但当她们问起如何区分果子与果子，我便会狡黠地一笑：看树认果。至于她们会不会因此而错认果子，那是

她们的人生与故事了。

扯得有点远了，且回到康禾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来。我们去听溪流，去听林音。毕竟是雨天，路滑且夜色渐深，我们不能往林子更深处去，在浅浅的山间便停了脚步。即便如此，那潺潺流水还是能看得见也听得见，它伴着鸟儿们的叫声，奏起森林之乐。不知何时起，对于森林的印象就是标配的流水声与鸟鸣，仿佛二者缺了谁，都不对味。但每一道流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每一只鸟的吟唱也有不同，从山上奔下来的溪流并不是只有一条，在林间栖息或歌唱的鸟有上百。我听得入迷，渐渐忘了走，任暮色重重地压下来，我像融入了林子，影子一样停在那里。本来一起走着的同伴也沉迷在他们的世界，他们走出林子，走到山脚下。当我终于从各声音里回过神，走出来时，正好看到他们围绕一棵枇杷树交谈。他们谈枇杷的酸甜，谈从前偷枇杷的时光，谈一棵枇杷树与另一棵枇杷树是不是在恋爱。人比枇杷可八卦得多，至少枇杷不问人为什么爱叽叽喳喳，就像那闻甜而至的鸟，在啄一口果肉之前总要先高歌一曲。

我当然也摘了一个，仍有点青涩，青涩的酸从嘴里蹿上脑门，忍不住泛了泪：哎呀，这可比我那消逝的青春酸得多了。我吐了枇杷核，丢在森林那湖的边上。

夜，降临了。且不管这枇杷，去听一场春天的诗歌盛宴吧。雨水已经湿润了森林，种子也已然丢下，今夜之后，会不会也有一颗诗意的枇杷就在这里发芽生根？



## 小荷才露尖尖角 自是莲人凤安巢

罗洪安

我们龙川作协一行受邀参加了紫金县凤安镇高质量发展招商签约大会暨首届荷花节乡风民俗体育运动会。

一踏入紫金县凤安镇的土壤，到处可见“荷你相约 共筑凤巢”的彩旗。我们是应荷之邀，共赏安凤之巢，而凤安镇的党员干部，为谋划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就这个活动，筑巢引凤，就需要付出心血，才能组织到位。村民和嘉宾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现场摩肩接踵，锣鼓喧天，喜气洋洋。

首先是下石村的非遗展演——舞金狮闪亮登场，“蛟龙跃，狮子吼，头角峥嵘精神抖”。下石村金狮集狮子、麒麟、貔貅三者的形貌，表演程式将狮舞和武术两者巧妙融合，形成独特的以武见长、气势凛然的风格。新时代的下石村的金狮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形成了老中少的梯级传承队伍。一阵阵喝彩鼓掌声，演员们用稳固扎实的步伐舞出了村民们的自豪感和敬畏之心。

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在“颗粒归仓”中拉开序幕，此时正下着小雨，运动员额上流淌着水滴和汗珠，笑容却像嵌入他们的眉眼之中，生动、持久。欢呼声、叫好声、掌声响成一片。也许是地滑，一位阿姨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引来在场观众的关注与担忧。她顺势稳稳当地坐在地上，那袋米紧紧地搂在怀中。农民对粮食的珍惜与爱护，深入骨髓，在遇到危险时，粮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保护，农民对粮

食，犹如母亲护犊。只见她快速站起来，把米轻松地甩到肩上，又迈开矫健的步伐，朝着目标飞奔起来。

一口新开的水塘，围满了观众，“如鱼得水”趣味运动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运动员们挽起袖子，在被搅得混浊的水里摸鱼。在水里游动的鱼，如何能轻易就擒呢？运动员有手忙脚乱追着鱼的，有以静待动静候时机出击的，有好不容易抓住鱼一不小心又被溜掉的，岸上的人一片善意哄笑，水里的人挽臂露肘，毫不气馁，鱼儿因在水中，躲闪自如，上演着鱼躲人寻的好戏。

我们顺着村道走大约一公里，就到了一片荷田。一朵朵带着雨珠的荷花挺立在碧叶连天中，姿态各异，婀娜多姿，阵阵清幽沁入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宋朝文学家周敦颐有文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今天再读《爱莲说》，读出了不一样的感悟和心情。花之君子，是莲，人之正品，是廉。所谓莲花之美，可以赏目，“廉”花之美，则可以悦众。莲，因洁而美；人，因廉而正。

当天的盛会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和嘉宾，浓浓的人情味融入荷花的香气中，我不禁想，凤安之巢，故此而美是有原因的。小荷才露尖尖角，自是莲人凤安巢。

## 仙坑围屋

王厚基

走进仙坑村，你就走进了一个客家族群昔日的伊甸园。

村口，迎面就是八角楼和四角楼，方形的围屋，白墙灰瓦，一律悬山式瓦顶，被远处连绵的群山和近处的田野包围着，春雨正酣，乳白的云纱在墨绿色的山峦间缭绕，村落仿佛悬浮其中，如真似幻，围屋就平添了几分神秘，好一幅精妙的山村水墨图！

等你真正进入围屋，脚踩麻石地，在祠堂、天井、连廊、庭院、门楼穿行，都是直直的廊，窄窄的巷，高高的墙，围屋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仙坑是河源市众多客家古村中的一个，位于东源县康禾镇。大凡古村，大抵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仙坑村的故事就在于“仙”字。话说古时此处水秀山明，百姓安居乐业，孰料天有不测，忽一日凶神恶煞携乌烟瘴气众妖突降，荼毒生灵，乡人苦不堪言，天神闻之赶至，仗剑降魔，驱除妖孽，为谢神恩，乡人遂改村名为仙坑，又把村后的山峰命名仙峰。

四百年前，一个叫叶仰东的中原人，为避战乱，和他的乡亲们一道，拖家带口，从千里之外辗转漂泊南下，最终在这片备受仙人宠幸的净土落脚，开枝散叶，在此扬起一面叶氏宗亲的旗帜。

《仙坑叶氏宗谱》记，叶氏开基始祖仰东公出身书香世家，4岁能诵诗，8岁通读四书，12岁能诗会赋。明万历年携眷初入仙坑时，曾向郑姓乡人借住几间老屋，开荒垦地，白手起家，经两代人艰苦经营，家业初具规模，至第四代，已拥有田产2000余亩，每年收租谷数千担，上缴田赋千余担。叶家人丁兴旺，虽落籍他乡，但家学传承，人才辈出，占地数千平方有气势的回字形围屋，就

是这时在仙坑傲然兀立。

步入八角楼正堂，头顶匾上“大夫第”三个正楷大字，仿佛庄重地向客人讲述叶氏家族往昔的辉煌。乾隆初年，学富五车的四世祖叶本崧在朝为官，1770年从贵州安顺五品教谕官任上告老还乡，耗资白银数万两，用16年时间建成了这座集家、祠、堡于一体的大夫第宅。大宅四堂四横布局，内有70多个房间，19个天井，祠堂、厅房、庭园、横屋、天井、禾坪、月池一应俱全，四角上还有炮楼和天街，可瞭望和抵御敌寇。本崧公一生为官最大的心愿并非仅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而是盼望子孙世代团聚，和美安稳地在祖屋里生活。乡间宗族械斗频起，他又在四周加建了2米厚10米高的花岗岩石墙，石墙上密布着百多个枪眼、炮眼，围屋四角又对称地筑起四个高高的碉楼，用走廊纵横相连。土楼成石楼，四角变八角，俨然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固若金汤的城堡。

紧挨八角楼的是四角楼“荣封第”，“大夫”“荣封”两第相距咫尺。一打听，建造者正是叶本崧之子叶景亭，时间比前者晚二十年。正堂上方一块硕大的黑底金字牌匾，上书“星聚一门”，“聚”的客家话谐音“七”，隐喻叶门七子，团结持家。四角楼比八角楼更有气派，建有36个天井108个房间，仿效《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一百零八好汉。南方雨水多，设置井、沟、渠排水系统，景亭公将天井的水排向月池，池塘便有了活水，水满时也可向外泄泻。

在围屋里穿行，常会为建造者的智慧折服。迷宫一般的大宅院，有时真会让人找不着北，但只要以祠堂为轴心，一进一进地走，那些廊、巷、甬自然会为你引路，一条巷、

一扇门、一堵墙都会忽然在拐角处出现，让你有柳暗花明的感觉。那些留住阳气又“聚财”的一方方的天井，会适时地让你出来透透气、歇歇脚，让你时不时沐浴一下阳光和雨露。围屋的墙特别让人着迷，据说，当年夯墙所用的材料很特别，沙、土、石灰三合土再加小石子，令人惊讶的是，竟用糯米饭加鸡蛋清作黏合剂，还加入红糖和糯米酒发酵。当然，这说的是承重墙。如果围墙高大，则用竹片和木条做筋骨，这样垒起的墙稳如泰山。

硕大一座围屋，既要讲求冬暖夏凉生活舒适，又要顾及阴阳风水调节，既要防旱防涝防风，又须防贼御敌，这里头需要多深的学问？我想，叶氏父子当年为此一定动员了一切力量并身先士卒、呕心沥血，不然，那屋连屋堂堂接堂的回形格局，那重重叠叠的厅房组合，那天井、廊巷的设置何以这般规整有度，既合理又具科学性？那抬梁式、穿斗式南北风格的梁柱架构为何糅合得如此巧妙？设计者也没有忘记在梁柱上窗棂上用木、石、灰雕刻出各种富有客家遗风的精致图案，横梁上那一组组蜜蜂、猴子、鸟雀、梅花鹿、鲤鱼、凤凰群雕，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看似在相互嬉戏，其实是向你讲述一个个“封侯爵禄”“鱼跃龙门”“双凤朝阳”的故事，那是围屋的先祖对后辈的美好期盼和深情祝福。

雨还在下，我走出围屋，回头望去，这座曾让一个族群上演过无数忠、孝、仁、义、爱故事的和睦家园，这座曾维系了一个宗族世代精神的坚实堡垒，如今，岁月之笔又令她焕发出新姿。此刻，她是那样安然、宁静……

危险！请勿下水！

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

